



瑶学丛书

主 编：奉恒高

副主编：梁 颖 何龙群 韦茂繁 玉时阶

盘村变迁

郭维利 陆进强 潘恽晗 向开 何文钜 著 PANCUNBIANQIAN

民族出版社



盘村变迁

郭维利 陆进强 潘恽晗 向开 何文钜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盘村变迁/郭维利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12
(瑶学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028 - 0

I. 盘… II. 郭… III. 乡村—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金秀瑶族自治县 IV. D619.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064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23 千字

印数: 0001 - 2000 册 定价: 2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028 - 0/C · 265 (汉 24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24782

《瑶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本丛书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资助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

主 任：奉恒高

副主任：梁 颖 何龙群 韦茂繁

委 员：韦茂繁 韦树关 玉时阶 刘保元

李本高 李筱文 何龙群 张有隼

奉恒高 罗树杰 赵家旺 梁 颖

莫金山 盘承乾 盘朝月 黄贵权

盘瑶人的婚礼

新娘(左二)
准备出嫁



热闹的婚礼
宴席



盘村人的服饰以及制作



盘村男子包裹的头帕



盘瑶妇女编织腰带

盘村人的居处

盘村的新屋
与旧屋



盘村节日与宗教活动

过年杀年猪





盘村人敬奉
的社王



盘瑶的度
戒仪式

抢救瑶族文化遗产弘扬 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瑶学丛书》总序

在《瑶族通史》出版的同时，由广西民族学院组织编写的“瑶族丛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瑶族通史》和“瑶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是瑶族同胞和海外华侨中瑶族同胞的一件大喜事，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光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瑶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还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遗产。从 1998 年以来，我们酝酿并着手编写《瑶族通史》，就是为了抢救瑶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其得以发扬光大。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本稿终于编写完成并出版，这是瑶族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那么，《瑶族通史》已经写好了，怎么还要编纂出版“瑶学丛书”呢？应该说，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早在编写《瑶族通史》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只因当时考虑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原因，此事就搁下了。因此，编写丛书绝不是凭主观愿望或一时感情的冲动，而是综合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根据瑶族研究的状况以及需要和可能而提出来的。

编写丛书是国内外瑶族同胞，特别是从事瑶学研究的专家、

学者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瑶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丰富，一向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在编写通史的时候，曾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整理瑶族历史文化资料，进一步弄清了瑶族的族源其形成和发展等历史问题，为编写好通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科学依据。但是，瑶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通史中只能从整体上进行叙述，通史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贯通古今，突出一个“通”字，能“通”方方面面。而瑶族支系复杂，各支系的独特传统文化受《瑶族通史》篇幅的限制，难以全面、系统地编写进去。因此，要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好瑶族各支系的历史文化以及历史上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并编纂出版，留给后人，就要通过编写“瑶学丛书”来完成。我们编纂出版“瑶学丛书”，主要考虑在编写《瑶族通史》的基础上，对瑶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进一步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搜集、整理，对各个学术专题开展研究，重点是对各支系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使瑶学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初步建立完整的瑶学科学体系。同时，我们还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在学术上有造诣、有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年事已高，瑶学研究人才处在断层境地。因此，通过编写丛书，无论是对抢救瑶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培养瑶学研究人才，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丛书是继承、弘扬瑶族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瑶族后人的需要。瑶族人口多，分布广。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瑶族人口达320多万人，其中中国瑶族人口263万余人，分布在我国南方的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6个省区的134个县（市）内，居住非常分散。那么，我们瑶族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分散格局呢？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与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先秦开始，瑶族先民就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歧视，因而被迫走上了不断迁徙的坎坷道路，受尽了人间苦难，被迫进入高山密林，使一部分瑶人吃尽一山又过一山，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定居下来。但瑶族是一个具有坚

忍不拔生命力的民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战天斗地，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保持了民族的特点和活力，发展了自己，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瑶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总结、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需要。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居住在国外的瑶族有 60 多万人，分布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 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居住在越南、美国和泰国等地人口较多。据有关调查资料反映，这些瑶族都是明、清以后陆续从中国迁徙出去的。他们在血缘、文化和思想感情上与国内各支系瑶族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居住在国外的瑶胞也非常关心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常回国寻根问祖，旅游参观，频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互访活动。因此，在编写好通史的同时，编好丛书，让海外瑶胞了解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这对促进国内外瑶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写好丛书是促进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原因，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作上的失误，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代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现在党中央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对瑶族地区是个难得的机遇和挑战。组织专家、学者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将研究成果纳入“瑶学丛书”的出版计划，这对指导瑶族地区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瑶族人民尽快走上富裕之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文化书籍……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因此，通过有

组织、有领导地编写“瑶学丛书”，抢救瑶族文化遗产，这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重要举措。

编纂出版“瑶学丛书”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这是为瑶族人民办的一件好事、实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本丛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安排的课题，得到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重视和支持，瑶学的专家、学者不仅有瑶族，还有汉族和壮族等都踊跃撰稿，体现了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民族出版社为承担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李恒高

2005年12月19日于南宁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序·以小喻大

范宏贵

《盘村变迁》一书的作者嘱我给该书写一篇序，缘由是我与胡起望兄合作写出过一本书叫《盘村瑶族》，1983年2月民族出版社出版。前者是后者的跟踪研究成果，于是我欣然同意。当我阅读他们的书稿时，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翻腾，一股青壮年时的热血又在冲动着我。

这段往事说来话长，讲讲是有益的。费孝通教授是我与胡起望兄大学和研究生时的领导和老师。1957年全国掀起火力凶猛的“反右派”斗争，一时间费先生由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变为千夫所指的大“右派”，受煎熬二十多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后，首先为以往的冤假错案平反。费先生的冤案也得到昭雪。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澜涛问他：您的余生还想做什么？费先生回答：继续江村的调查研究和大瑶山的瑶族调查研究。《江村经济》是他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是他步入学术殿堂的成名之作，外国人要了解旧中国的农村，必读这本经典。有一次我跟一位外国友人交谈，他说：我读过的书中，最好的是这本书。他拿出来那本书，我一看是费先生写的《江村经济》英文版。这是我对费先生著作权威性的实感，而不是听别人说的。费先生继续江村经济的调查研究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对广西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就另有一个故事了。

1935年夏天，费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双双共赴大瑶山进行瑶族社会调查研究，他们俩不幸误入

瑶民捕老虎的陷阱，费先生的腿被石头砸伤，爱妻把他救出来，在深山老林里待了担惊受怕的一夜。天亮后爱妻去找人来救丈夫，可一去不归。于是费先生慢慢移动受伤的腿，离开了捕老虎的陷阱，瑶民救了他，送到六巷一户花蓝瑶人家里治伤，同时请瑶胞寻找爱妻，后来发现爱妻的尸体在山涧的一个水塘里。噩耗传来，丈夫悲痛欲绝，请瑶胞做上好的棺材入殓。瑶民遵嘱做了一副较好的棺材。1981年，我们到六巷调查时，瑶胞对我们说：我们做好的第一副棺材后，费先生说，质地不够好，另做一副。于是瑶胞又做了第二副，费先生认为还不够好，请瑶胞再做第三副。第二副已是上乘的顶尖棺材了，再做也是那样。瑶胞把第二副重新油漆过一遍，说是最最好的棺材了。费先生这才同意。瑶民说：我们不是要骗取费先生的钱，而是满足他的心理要求。费先生转到广州治伤期间，写出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为了纪念爱妻，署名王同惠。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费先生原来在清华大学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科，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当时把社会学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从而取消了。这样，他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一大批从事社会学的教授、老师就转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研究。

就因为上述这一段生死情缘，费先生对大瑶山情有独钟。1980年7月间，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胡起望兄给我来信，转达了费先生的心愿，到大瑶山进行瑶族的社会调查研究。因费先生公务繁忙，身体也不宜爬山越岭，问我们俩人是否愿意代劳。我当然愿意在费先生的教导下多学点东西。1958年，我在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时，曾调查过十万大山的瑶族，到全州、灌阳调查过1933年的瑶民起义，等等，对瑶族有所了解。于是复信表示同意。广西民族学院的两位学院领导韦章平、秦振武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回到学校，对我说：在北京见到了费孝通先生，他说要你去搞瑶族调查研究，我们已经同意

了，你作好准备。后来，中央民族学院人事处发公函给广西民族学院人事处商调我去参与其事。之后，我与起望兄多次到费先生的寓所听取他的教诲。

在费先生指导我们调查研究《盘村瑶族》的两年时间里，我受益最大、最深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费先生事先不设条条框框，注意发挥调查研究人员的主观精神。他只指导大方向，具体的事由调查研究人员自行处理。费先生让我们先去大瑶山作一般性的调查，然后选题。我们经过调查后，选题为从游耕到定居的瑶族，我们向他陈述了选题的意义，他表示同意。我这一生见过各种各样的领导和老师，绝大多数没有费先生的风度。打个比方说，你坐汽车到某地，只须告诉司机要到达的目的地和时间，你就可以坐在车上休息或思考问题，这是高明的领导和老师。但是有的乘车人，却在背后操纵司机向左转，向右转，加几挡，减几挡，搞得司机无所适从。

第二，学术民主。费先生是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者，深知学术研究的奥秘。过去我有过奉命而写的文章，或代领导人写的报告讲稿，有些内容我本人都未弄清楚，有些问题我本人还未想通，必须按上级指示来写，这就不可能写出水平来，更不可能有什么创新和发展。也有非得按照上级领导即“长官意志”来修改的，自己并没有“长官的意志”，哪能修改好呢？《盘村瑶族》的草稿送费先生审阅后，他对草稿的某些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并对我们说：你们想得通就修改，想不通就按你们的思路去写。有个别地方我们没有按他的意见修改，他也没有责备我们。《盘村瑶族》的书名是费先生给取的，我们原来取的书名叫《从游耕到定居的瑶族》，书名改后，我们取的书名变成了副标题，全书名是《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经双方同意后才确定下来。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两种指导态度，一种是命令式的指导，另一种是民主式的指导。两者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不掠人之美。《盘村瑶族》定稿后，鉴于费先生的指导，调查和出版经费都是费先生筹集的，我们建议这本书署他和

胡起望、范宏贵三人的名字。他断然拒绝，说：我一个字都没有写，怎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呢？我可以写篇序。这样《盘村瑶族》一书的序言就由费先生写了。在书出版之前，先在《读书》杂志发表。看看今天，有些“学者”既没有指导，也没有写过一个字，书出版时却署名第一。大学者就是大学者，让人肃然起敬。

第四，站得高，看得远。阅读费先生的论著，会发现他的视野很广，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论及一点旁及其他，意义深邃。费先生认为，《盘村瑶族》一书不仅仅只是讲一个盘村。1940年以前，大瑶山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和社会，国民党“开化”大瑶山后，才与外界有交往。1978年以前，我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和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写盘村是以小喻大，也就是以一个小小的盘村来看整个中国，说明是开放好还是闭关自守好。经费先生这一点拨，我们茅塞顿开，明白了这个课题的意义和重要性。

费先生对大瑶山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他曾对我们说：汉族是各个民族长期融合形成的，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人口多，分布太广，不易调查研究。大瑶山有五个来历不同、语言不同的支系，最后都融合为瑶族。大瑶山的地盘不大，人口不多，调查研究就容易得多。从大瑶山瑶族5个支系的形成，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形成的过程。我想，研究汉族这么个大民族，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研究大瑶山瑶族的形成，也是以小喻大。不仅可以说明中国的民族形成，也可以旁及国外其他民族。他原来设想，在我们搞完盘村的调查研究之后，在大瑶山建立一个工作站，先把大瑶山境内的瑶族搞清楚后，再调查研究大瑶山以外的瑶族，逐渐扩大。可惜，后来他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我们开始盘村的调查研究时，我国才刚刚改革开放3年时间，当时人们的思想还被牢牢禁锢在计划经济的旧框框里。我们第一次进盘村时，盘村的群众对我们客客气气，表面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其实瑶胞是在观察我们的言行。瑶胞把我们看成是工作队。以前派来的工作队都是搞运动，整人，他们被整怕了，不敢

相信我们。大约过了一周之后，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恶意，才跟我们亲近，说心里话，逐渐把埋藏在地下的地契等资料挖出来给我们看。这是后来瑶胞对我们说的，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当我们调查完毕，离开盘村时，一大群瑶胞到村头洒泪送别我们，那感人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对盘村还没有很深的触动，《盘村瑶族》只重点写了从游耕到定居，以及1940年大瑶山“开化”后一段时间的变化，而盘村改革开放二十四五年的变化，也就是一代人的变化，就由《盘村变迁》一书来完成。

读了《盘村变迁》的书稿后，我感到满意。这本书写出了改革开放后盘村瑶民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上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理念上的变化。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的一个缩影，更是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山区农村的缩影。该书的作者不辞劳苦前往实地调查，如实道来，没有浮夸，没有粉饰。对新石牌——村规民约的利弊陈述得清清楚楚，对法制建设很有参考价值。《盘村变迁》是在郭维利老师的指导下（他写了一章），由4位民族学硕士研究生调查研究后写出，不仅文笔流畅，分析深刻，而且角度新，立论扎实。看到他们的成果，欣喜中国的民族学后继有人。

我们调查研究并写《盘村瑶族》时，曾经讨论过瑶民的贫困问题，是贫困而迁徙，还是迁徙导致贫困，这是因果关系，什么是因，什么是果，犹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样。读了《盘村变迁》书稿后，再一次证明了，就是因为他们迁徙无常，导致贫困。定居是他们致富的先决条件，是致富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在山沟野岭的村寨，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活力。

1981年8月，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费先生要前往祝贺。按照规定，自治县的祝贺是派国家部委的司级干部去祝贺，像费先生这样级别的干部、学者，是不符合规定的。可费先生执意要去，理由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是他参与筹建的，要去看该县的变化。原来。1951年他是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的副